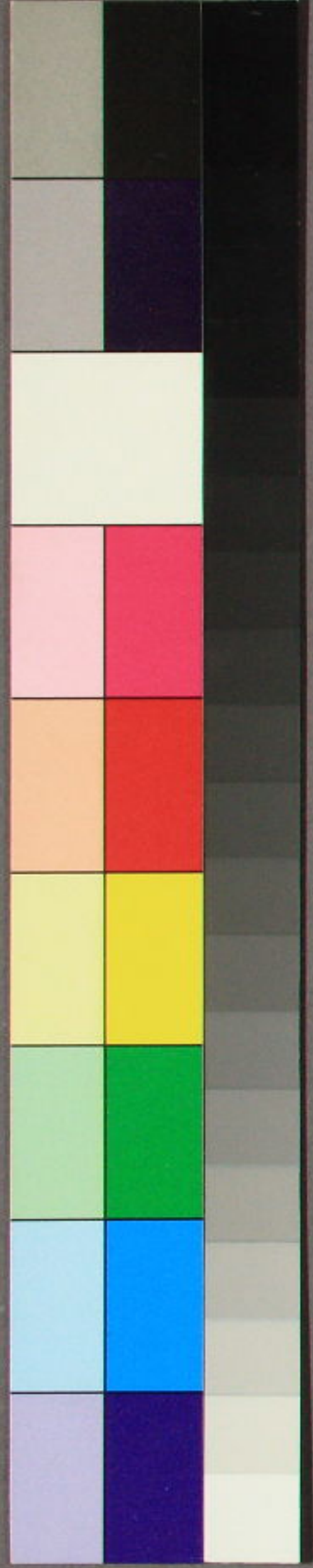


李參奉集

坤

卷一

16
2336
2



和
號 2336
卷 2-2



李參奉集卷三

文

學生李公孺人權氏合葬誌銘

故學生完山李公賢而早卒卒後六十年癸未二月十四日配安東權氏卒子復正卜地于鐵原之某所以是年四月十三日遷其先人墓以母祔焉告匡呂曰請爲之誌又曰此先妣意也公之葬先有誌矣而夫人有是教者以葬地之未善不忘遷也葬不期於視誌而爲之誌者抑文可以見於世耳余非其人而獲與孝子遊通家誼重苟執役於記述先美者何敢



辭謹按狀公諱昌發字大而系出世宗別子寧海君曾祖司憲府持平諱伯麟祖開城府留守諱彥紀考諱敬躋敦寧府都正妣曰坡平尹氏謙之女尹滄洲春年後也留守公以識度爲肅宗時賢大夫而都正公清謹友睦先輩所推敬余又得拜公季父陽城公冲毅有質行李氏之世德如此而尹夫人賢有相範公生有美質幼服義訓又及事留守公在時六七歲在王父側言動異凡兒長老屬目稱其爲賢父祖兒比長益峻茂薦於孝敬娶婦而賢權孺人始入門容德希世玉色而蘭薰甚相敬重是時都正公以

宗子年未四十有賢子婦宗黨艷歎以爲家門之盛而公遽天亡甲申四月初七日也趙東溪龜命曰李君昌發姿茂行篤而年十七夭識者悼之又曰形碩而器恢質慤誠懇自其事親敬長以至言動之微皆可書以爲訓此可以見公矣公與權孺人生同年娶逾年而没未有子初公之喪也孺人不欲自全都正公泣告之曰婦卽死何以爲後事孺人感是言始入水漿事都正公尹夫人四十餘年以篤孝聞復正公族兄弟某子也孺人以娶于兄弟之孫而子之復正孝而文又抱孫以爲晚年慰孺人曰吾老而有兒益

知平日爲老親慮者故未至也孺人而有是言欲事親者可以知孝道之無窮極乎孺人忍死而以終養卒孝子之志又有嗣以托後於是乎盡妻道世有慨然引決一死以爲悅者其意雖烈君子不謂難也權氏以高麗太師幸爲始祖大父諱斗樞司憲府掌令考諱益昌生員有篤行早卒孺人生三歲父沒聞他兒呼父者輒悲啼不已外王父沈判書梓見而異之曰兒他日當以孝聞孺人既年老其歸而侍母沈夫人者如嚴婦姑飭身制行斬斬若不可容物者而平心易直多恕惻怛化及幼賤竊以孺人事行之實性

情之懿歷考古烈孝義殆衆美該焉孺人痛公之早沒行懿莫見具幣乞文於諸名公多公父祖故人素知公者且傷孺人意爲之誌碣又有趙東溪所爲表云留守公位不稱德都正公兄弟皆未爲世用而至公又短折人以是疑於天道然天道無可疑物莫兩大莫盛於世其美而天之與公家不可謂不豐矣願有天壽懽戚以爲損益此又理也世人必貴富極安樂以至於衰然後以爲無憾者殆不急於爲善乎公始葬廣州改窆于鐵原至是又遷而合祔成孺人意也謹叙次爲誌銘曰

誰謂父無兒有婦而為養持此以報于泉壙昔歲在申終癸于茲嗟六十年離而合宛其兩附孰不愴而

七世祖咸豐君府君墓誌銘

公諱繼壽字思慎宗姓 定宗別子德泉君為之祖德泉君諱厚生謚積德生諱孝伯新宗君兵曹參判謚恭簡生諱貴丁莞城君公之考也妣白川趙氏縣夫人判官石堅女公生以成化丁酉戊午卒受宗爵累增正義大夫咸豐都正以曾孫景奭貴追 贈君縣夫人坡平尹氏溫陽郡守諱湧女也墓在果川北面鵲峴辛坐夫人附左家乘不載墓誌誌有無今不

可考有墓表無陰記事行之實又莫得以詳漢城西門外有公舊基世傳咸豐君庭有好牧丹權臣陳復昌欲來見公聞之即斲花去之復昌時貴幸作威福人皆為公懼亦竟不能加害云一男秀光 贈左贊成孫惟信護軍惟恕僉樞惟侃同樞 贈領議政護軍出景益護軍景夏縣令景顏節度使僉樞出景閔同樞出景稷判書孝敏公景嵩縣令景奭領議政文忠公玄孫以降為卿宰侍從方伯閫帥者十七八人積德公好學明禮及公三世代為宗英而公之房子孫尤顯忠孝清白世濟其美近世論宗室賢家咸豐

為最盛有以徵其盛德之餘也公墓之上即尹温陽墓贊成公墓在左麓銘曰

婦氏山壻氏藏壻乎甥舅女則爺孃千萬年封下上

族兄清安公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匡度字貞甫一字公憲 恭靖王子德泉君為始祖領議政白軒文忠公其高祖也曾祖諱哲英平市署令 贈吏曹參判祖諱廈成信川郡守考諱真鼎進士早卒妣光州鄭氏刑曹判書壺亭公斗源四世孫也先生以 肅宗丁丑歲生生而有異質聰慧夙達才氣曠世自少時清苦嗜學通詩易

春秋讀論語數萬遍天分近道落然寡累平居夙興夜寐讀書之餘靜坐宴息終日嗒然如木偶人飛鳥止其側玩之而不驚人以為異人母夫人年高常寢疾先生亦老矣素抱疾而日夜服勤左右未嘗敢使人代之夫妻相待如賓在親前未嘗敢交語授受其篤敬如此家酷貧老而窮益甚志意愈厲末年語人曰吾自比年來庶幾內省無大愧矣丁巳除繕工監監役陞掌苑署別提轉掌隸院司評庚申出宰清安縣多異政遇旱禱于邑東七寶山是日大雨雨不出清安境民以為神在官五年引疾歸丙寅十二月十

四日卒于東郊寓舍遺戒家人歛以浣衣先生生無
居第死而視其室唯借書數千卷而已母老子弱又
無以活傷哉明年正月十七日葬于洪州州南卧雞
村向戌之原去考墓十步配高靈申氏通德郎濟女
一男德亨女爲尹媿妻先生修身苦行學貫天人識
洞今古而竊居沒齒世莫有知者雖屢日不得食貧
病切身人所不堪恬如也寬閒冲寂盎然無待於外
日諷詩玩易以自娛先生非苟爲自晦者而其學之
所至顧不可驟語於人故有終身周旋而不得其涯
際也與人言退然終日坐不動膝而精粹之氣達於

面目斂衽顧眄眼有俊彩竊覲諸氣貌而胷中之奇
有不可掩者少時讀仙佛書慨然有遺世意旣而悔
曰以此得道不過爲喘息之鬼害於倫理則已多矣
性喜兵流用力久亦屏之曰兵非儒者所學也於是
益專意經術然天下事無所不通經史圖籍以至百
家衆流之說一過目終身不忘平生不屑爲文字又
皆散落遺草不成帙書冊中得其劄錄經義者皆文
不過一二行精詣簡切先儒所未言也有詩凡若干
篇嘗聞先生之幼時從大父臨陂邑坐竹林中布陳
爲戲削竹爲水車激水入之聚石爲城郭樓堞旗幟

鮮整弓皆施筋小如寸許精巧異常見者大驚是時方七八歲也在清安日爲清州兼官清人以檢田文書載數馬來求勘押先生燈下手閱之展卷如風有頃而止召吏曰此自某至某其中失筭已幾許矣悉出之命改來於是集能筭吏十餘人日夜籌之數日始得之果如先生言不差一筭吏皆驚慄此在先生皆細事也而其才之絕人可見矣竊以爲先生孝如徐仲車介如梁伯鸞好古博達如劉原父唐荆川才不世出而竊厄以終身不得一施於用嗚呼惜哉然君子藏器於身時非在我者道之行不行抑民有命

焉以竊且貧爲先生戚者非所以論先生也德亨以余少弱弟得與聞於平日話言猥以幽誌見屬噫若先生者不待銘而顯况余之甚不文乎銘之以識壙耳謹叙次如右其銘曰

後此千百世尚知有先生葬則在此視諸銘

申生墓誌銘

平山申大羽儀父有弟曰大翼字仲厚儀父文學名於時仲厚少儀父六年而賢有文文辭欲過其兄不幸年二十二夭儀父慟曰以弟有才志而不及成章以沒後世孰知有是人者以狀屬匡呂爲識余與申

氏通家且世叙中表情誼甚厚而不及見仲厚則人之鮮知仲厚固也人何可以無年悲夫仲厚少孤事兄謹性恬介平居靜若處子憂樂不在色顧獨甚往往不能容物面斥人得失人亦不敢病之知其忠於人也嘗遠遊將歸有贖者度可爲行路費還其餘不受出見丐者僂行雪中愍其老脫衣衣之事無小大而其人可想見也余謂仲厚嫻於文墨而不以文自喜其人乃又沈穆自持若不屑人知者雖哀其促於年命易以湮沒亦何加損於是人者申氏祖壯節公我朝有文僖公槩相世宗文僖曾孫曰文節公

錦至忠壯平城父子兄弟顯功烈 宣仁之世曾祖
司僕寺主簿諱琢 贈吏曹參判東陵君祖諱宅夏
右承旨考諱賊義盈庫直長妣任氏大司成珽女也
君生於辛酉以壬午卒今 上三十八年也娶安氏
無子儀父寓居江華而君沒葬于府南三十里道歲
之原銘曰

於此乎葬子尚安此莫謂道歲之原非乃祖墳夫何
往而非客何往而不可宅

吳季淵墓誌銘

首陽吳命心季淵生於 英宗戊申二月十八日辛

卯九月二十日卒于竹山竹里其仲兄季施之舍十
一月初九日葬于是鄉之温水谷乾向原季淵性恬
拙無矜持而介然異衆人爲舉業無所就家世清貧
年四五十無所庇身人所不堪而窮達貧富憂樂不
入其心所在而安之蕭然若忘其羈寓者古人云克
伐怨欲不行此四者季淵幾無一焉領議政楸灘先
生爲高祖曾祖諱達天宗親府典籤 贈吏曹判書
祖諱道一兵曹判書大提學考諱遂采禮曹參判弘
文館提學判書公清裁直道爲 肅宗時名臣參判
公亦世其風素妣坡平尹氏大司憲行教女明齋先

生之女孫也娶杞溪俞氏弘文館校理彥好女有男
皆天仲兄子彥誼爲後彥誼娶李集瑞女女四人長
適李晦秀次適李普源次適韓得衍次適鄭文容余
始見季淵於其婦家我家與校理世同巷少時事校
理如兄其諸子如弟姪卽校理漢謹汝醇兄弟也季
淵亦常在館往日鄰遊樂甚尚記季淵十五六時婦
翁誦吳郎佳句喜見於色事如昨日而君久爲泉下
人汝醇兄弟存沒半之卽如校理翁在世者於今豈
甚高年哉人事如此不勝嗟感余識季淵三十年泊
然無親踈新舊知季淵之爲人於其家人兄弟亦然

盖古有此流人今人中可復見乎嘗戲言如我與季淵死之日無所往而非客也今季淵死余猶見在猶夫旅人而未歸銘季淵不宜辭也銘曰
嗟季淵生無窮達又無貧富死何有天壽故人銘之不能不投淚多愴舊

繕工監役鄭君墓誌銘

君諱魯淳字仲華鄭氏出東萊八我朝自文翼公至翼憲公六世四相卿族中最盛曾祖工曹參議諱載岱翼憲公子也生諱勗先敦寧府都正生諱錫行長陵參奉君皇考也以伯子貴累贈吏曹判書妣

貞夫人全義李氏原州牧使徵海女也君生以英宗辛亥十月十二日庚子七月十五日卒以是年之九月十九日葬于衿川沙鋪峴寅坐原鄭氏之先葬在果川社堂里去社堂里西北三里也君兄判書敦夫尚淳屬余爲之誌將以余知仲華濼也判書爲余妹壻始余往來鄭氏與敦夫從兄弟遊是時仲華尚幼見其冲拙多恥甚有雋性余初見仲華在其幼時以是仲華雖老大其人嚴友也而心於仲華常如弱弟然欲爲之誌其葬吾且何忍乎哉仲華爲人狷篤篤於倫理忠於與人尤急於疾病孤寡性不諧時俗

不能多可少怪徃徃見胷中氣然其恭畏周謹志意老成自其少時然也余見人多鮮有如仲華韻邁而情真者人唯有德藝卽患聲譽過情古人不能免仲華終身浮譽不至身此其大過人處苟有知德者雖不見其人其人可知知也初仲華王父都正公有三子皆早卒參奉公其季也參奉公在時痛教誨諸孤仲華兄弟仍學於其從兄比都正公末年諸孫皆成長謹肅而文不替舊家參奉公力也仲華早孤鞠於母兄少爲舉業亦不甚刻意判書旣宦達備於親養仲華日怡愉大夫人側笑語飲食弄兒女盡膝下之

娛退而披閱誦玩散帙塞座課督小兒曹甚力判書所不暇治者間加檢攝至薪芻細微靡不得所比大夫人卒仲華已四十旣免喪而病拜繕工監監役病不仕寢棘三四年以沒壽僅五十娶青松沈氏大丘判官麟之女有五男長東觀娶承旨趙鼎鎮女次東進娶校理俞漢謹女次東時次東迴少者始九歲也仲華賢且才人皆惜其無位而短年然不足爲仲華輕重仲華氣性醇烈非今時人今不可復見如此人矣慟哉仲華內溫仁而貌少華絕無私小阿曲虛襟易直寧有失之於信人不能出一語爽實不情此其

一事而全體可見也仲華子多幼欲具書其性情事
行爲異日長大見之而衰疾耗怠猶有未能悉也向
年與仲華語其時有求宰牙山而不得者余素知其
甚貧爲惜其不果得之也仲華曰彼所求者君所居
邑也今君云云得無不可蓋謂見住是地嫌於欲得
所親爲之地主也仲華此言前輩篤於士風者之言
也仲華在時余常言仲華子孫必有一人以文學名
世者爲其好文異甚也余與仲華分淡而以嗜好之
相近也平日周旋相樂多在文字仲華之新亡余開
卷屢欲哭爲皆常日與仲華語者又有欲語仲華而

未者坡公之失聲於貧營偃竹故有以也此惟知者
知之耳銘曰

何用識仲華善不可勝書而外譽不至身耿耿寡諧
而甚真世無復此人踽踽身在莫消我鄙吝後有視
此銘者知余執筆而傷神

鄭氏殤女墓誌銘

嗚呼東萊鄭氏之女之歲而其舅所爲誌之也女名
某父曰吏曹判書尚淳母曰李氏匡呂妹也妹所生
男女多數歲而失之只一女長適人其少者生於己
丑年十三偶得疾八九日死其年之九月十六日也

傷哉女早慧亦甚有文性而鋒穎不見雖小女兒也
心慈而氣仁若可有以及人者凡此皆其生質不凡
未見有天法而止於殤年何也余哭之如喪一賢俊
子姪不似殤兒女比又何語慰其為父母者始妹有
男生於甲子六年而急病不救其壬午生者亦五歲
死於痘痘與急病死未可言命每憶二兒皆生有佳
性惜之不得况是女較又長大凡事已如成人者乎
小功之殤降之至於無服是禮也吾悔之降服非古
也為禮者於凡降服不必盡用獨詳於殤幼之降幼
者之所為服而在長者則雖有尊必降未知其何說

將謂幼小不可與為禮也則不猶有報乎又如從母
與舅之未冠笄者為姊妹之子若女豈不為小功而
為甥者反殤之則何如也禮有推不去將無窒於理
乎喪服多疑文殤其一也是必有辨之者九月二十
日以葬于衿川其叔父仲華之墓下不十步念是仲
華所甚愛也死者其有知否乎平日吾與仲華語女
兒輩亦來坐在側助人樂意今其叔墓已宿草又視
此殤葬傷何可己已銘曰
何不婉婉在室而此窮山父與舅哭去不以汝俱還
尚無恐無懼叔在撫汝

軍資監正 贈吏曹參判徐公墓誌銘

公諱命純字粹甫自號蟄翁達城人徐氏譜自高麗
郎將入我朝至藥峯忠肅公始大忠肅公以上四
五世皆不甚顯而世德玄遠傳聞尚可徵也忠肅公
諱消於公爲五世祖忠肅諸孫文孝公房爲最顯稱
多賢子孫公文孝公第三子也曾祖諱貞履南原府
使 贈左贊成祖諱文尚兵曹參議 贈領議政文
孝公諱宗泰領議政妣全州李氏僉知中樞憲女也
文孝公宰金城 肅宗甲子十月三日生公于金城
官舍公至性孝友少多疾能筋力爲子職早夜服勤

不敢後諸兄二十二中進士勤攻舉業及仲氏左相
公登第公曰仲氏旣登第季亦知其必貴吾可以已
矣公時年二十六七文孝公亦任其意不強之以科
舉也甲午除 靖陵參奉遷典牲署奉事掌樂院直
長換濟用監己亥丁先公憂旣葬而大夫人又沒荐
罹大故毀瘠幾不保服除拜翊衛司侍直未幾遽公
早歲廢舉猶從蔭進及二親沒並無意祿仕矣間用
薦者屢拜官至軍資監正久謝仕塗以坐進官秩益
恥之是時公已過六十恬操宿德爲識者所推尚朝
論或有所屬望親故在銓地者不敢復以舉擬知公

之溪不樂也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壽七十一淑人李氏先卒葬在長湍都羅山公初葬于湍之亭子浦至辛巳四月啓淑人墓成合祔焉坐丑而向未都羅者徐氏之先兆也子晦修貴公 贈某官淑人 贈貞夫人夫人 定宗王子德泉君後也曾祖諱景稷戶曹判書 贈領議政孝敏公祖諱後英 贈吏曹參判考諱德成忠清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妣南陽洪氏禮賓寺正錫龜之女夫人余伯姑也淑德惠行事舅姑二十年夫黨稱其孝敬溫謹無競言不能惡詈人與公媿美宜家既多成育男女人且謂福

德兼茂不幸年壽中折辛亥十二月十一日卒距其生丙寅春秋四十六初文孝公喪時公長子忠州受重於宗家忠州尚幼爲攝治宗事及李夫人沒忠州遂養公終身先相公松峴故宅高園老木都人之所瞻認堂宇溪靚堆書至屋公日宴處其中兄弟子姪更在座盡倫理之樂間披閱卷帙丹鉛幾遍雅愛酒平居不使樽中無物時時淺斟微醺未嘗至醉也閉門坐閱世故超然事外清福安閒三四年如一日仲氏及季判書兩公皆以清德位崇顯公之晚年兄弟皆年六七十名德俱尊當世搢紳家無與此者骨

貌清貴廣頰美須風儀儼肅與人禮貌審謹雖於卑
幼未嘗敢忽也恬介少私凡情之所輕重欣戚者在
公直平平不以經心者多矣病時俗日下見聞有不
韙雖不索言怒然不樂義形於色至末年非甚病日
必晨興謁廟平居處事制行以及家間鉅細一切依
先人故事無敢移改文孝公篤孝性嚴少可公少時
承事事皆審敏曲當文孝公侍者嘗微聞其稱公爲
佳子弟蓋深宜之也及其受養於妻子也雖吾伯姑
之賢諸子皆馴謹而凡事鮮可當意有教詔於家人
片言瑣事皆可書以爲訓也有三子一女長日修卽

忠州也次晦修大司憲次晚修有美質早幼女適李
廷燧日修四子有綱有應有昌有弘三女長適李啓
源次適尹暉次適李養鼎今承旨晦修五子有瑗有
琬有俊有濩有榦晚修一子有功李廷燧繼子圾側
出子耆修有應子羽輔後有綱有瑗子衡輔女適鄭
濬容內外孫曾幼者不盡錄公始約婚於我家旣皆
成長矣文孝公久之不言婚事蓋以公長益羸悴疑
於天壽且遲遲也吾王父屢爲言乃成禮吾姑先沒
公於中年以後寢充旺氣貌清康壽開八耋而文孝
公孫四十餘人公所出半之矣仲兄以忠州所草家

狀授匡呂托爲幽誌公之清德雅尚士大夫槩聞之
至若性情之懿內行之實吾輩通家子弟得以言
之也謹叙公及夫人世次事行之略爲合葬誌銘銘
曰

不使公世其爲公卿乃退然優逸生老至死終始太
平自昔賢達誰不願然而莫能也中年喪淑泉穴方
偕維永寧

東瀨翁墓誌銘

東瀨翁者故人田揆伯居宣川家近東來江東來江
者所謂東江也來與瀨聲相近號爲東瀨揆伯旣老

而親故爲之稱也余爲瀨翁作舍利贊其序曰瀨翁
喜酒色外若不檢猖狂半世而情真意豁性惡不直
自少至老其長短得失如一日也使先佛擇人於人
中必取此等人必不取曲謹而心邪者又曰見人之
以誠心相與一面如舊將赴湯火不吝也老益周審
凝厚用心不滯平生昧佛理而其心相與形貌往往
偶有近之者殆宿世有根雖不學其法而實不泯其
性者也欲知揆伯者求之於是可得其大略也吾先
君謫宣川是時揆伯年二十餘來受業門下及還京
出宰北州揆伯皆從焉及喪千里奔計葬畢而歸事

先君終始七八年揆伯之於先君有終身之慕與吾兄弟情如兄弟有思輒命駕或一年再至未嘗有數年不相見也甲申冬余喪子在大興墓下明年春揆伯及其從弟汝大來爲問喪是歲爲其周甲生日且近捨而來家人莫敢止其行丙戌冬又至京將去語吾兄弟曰吾自初至今日到京者三十七君亦不可不一來謝也明年四月余從伯氏爲妙香行揆伯與桂德海元涉來迎相見于肅川俱入妙香是行也爲赴揆伯之約不爲遊也明年揆伯赴會圍不利而去吾兄聞揆伯來馳至京而揆伯已發使少遲半日可

及見之不至兩爲終身之恨也悲夫吾兄以己丑正月沒揆伯益老不能來每書語益悲後二年而揆伯沒揆伯子光栗旣免喪來京師求爲揆伯作誌始入門初見余感咽不能語揆伯之始遊吾家余方六七歲今已衰隤髮白眼昏且近死矣而吾兄與揆伯俱已謝世久矣見揆伯子欲叙言疇昔蓋悲懼離合終始四五十年凡爲揆伯說者皆我家事也尚何能爲懷今爲揆伯爲之誌固無待於其家之狀而所以描寫其人又無以加於所贊舍利者然揆伯之居家崇尚禮行處倫理甚篤有弟曰復良相友愛至老常同

案而食後生子姪少失儀輒目攝之隨事嗔怪責厲不肯置田生曰桂郎吾父愛壻也一日十見吾父未常不改容危坐不敢見煙管於其側桂郎者揆伯女婿桂現文也夙惠有文名元涉子也吾先人待遠方人士不欲其間偏黨之說凡遊吾家共吾兄弟處者雖俊如揆伯文如元涉終身不知老少論爲何事也朝士之官遊西土者或與我家有異同且知揆伯爲我家人而一見揆伯皆與之無間以其人之坦而豪也揆伯早有譽詞林三赴會圍竟不利嘗醉據地顧語人曰吾只爲遊此家不能取一生進其意謂西人

多以質取科者此直易耳不足以當主人意故也然亦其戲言耳科場比不肅如有力者之善得生進揆伯固不屑也揆伯從先君於安邊極意爲海山之遊辛亥秋先兄同從兄入楓岳是時揆伯在安邊二兄書報揆伯期某日來鶴浦相待至鶴浦乃先期一日不見揆伯大悵悞又久遊患糧饌俱竭旣而夕飯至覺盤中鮮珍意是安邊境內故饒鮮味也爲醒脾一飽是夜風清月朗共上沙峯四望皎然忽聞有歌者清響裊雲已異之繼有吹笛者與歌聲相逐遼亮海天恍然傾聽益恨此時少揆伯也忽背後有失笑拍

李參軍集
肩者曰二君何語顧之乃揆伯也相視喜可知也揆伯曰公等不能知路程吾策其今日必至此以厨膳來待而不使知之將以驚之也向歌者即楚英引爲食母官隸善吹笛者以厨子來君到此仙境忽聞此音其不謂神仙過乎楚英者府妓善歌名聞國中者也後相對每舉此事以爲平生之遊莫樂於是夜此偶然一事而備書之以見揆伯於吾輩相與之至而往日遊處之樂如此也揆伯諱宅良其先潭陽人耕隱某爲始祖曾祖諱某某職祖諱某某職考諱某學生妣某貫某氏士人某之女揆伯生以乙酉三月十

八日辛卯某月日卒娶某貫許氏士人某女也一男即光栗女適桂氏光栗三男芝顯菖顯芑顯二女幼桂二男二女男某女適某餘幼許孺人善養舅姑力蠶績揆伯千里遠遊衣被鮮厚以及鞍馬之須皆出自機杼揆伯少時遊宕酒色常處之悠然一日啓篋悉亾其所蓄美紬知揆伯之以與嬖人也初不以見諸色揆伯爲憮然心敬其內嘗爲親故說此事也與揆伯生同年某年月日卒葬某所某向之原揆伯没而以合葬焉辛卯某月日也銘曰
家後而墳卜則吉婦葬此夫來同穴永終天壤如生

日誰與誌者故人之筆以慰逝者與阿栗

通德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凝績字凝之漆原人尹氏譜自新羅太師始榮
太師以後世有顯人我朝燕山君時弘文館直提
學諱碩輔謫死江陰贈吏曹參判直學之曾孫有
諱起莘將仕郎將仕之弟曰刑曹正郎諱自莘將仕
公病廢舉正郎公學于其兄著文行登科光海君時
忤貴勢棄官去以卒正郎公無子以將仕公次子平
昌郡守諱有吉爲子是爲公祖考考諱遇丁司憲府
掌令贈吏曹參判妣龍仁李氏開城留守後山女

也公生於仁廟戊寅王父平昌公善教育門多後
進請業者公幼時逮事王父能學習勤苦平昌公奇
之常言此兒必能成材比長讀書益富盛有文譽酷
嗜南華太史公文辭氣健逸遊科場不甚拘程式諸
名公主試者得公卷皆歎異之然會試輒不利亦不
以介意或以家貧勸之祿仕笑不應性清介風儀蕭
灑閒居嘯咏自適傲然心無名利故舊親黨雖素厚
者見其勢位稍進跡不涉其門掌令公五子公爲第
三伯兄致績兵曹佐郎次叙績戶曹正郎弟嘉績公
洪道觀察使景績海州判官兄弟一時稱盛公獨不

屑科宦親在勉赴舉竟不第年逾四十而卒辛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初葬衿川紫霞洞越五年乙丑遷于鎮川齋宮洞友坐之原齋宮洞卽公高祖 贈左承旨公葬地也隔一岡而公葬焉初配杞溪俞氏祔禮曹參判樞女也早卒無子繼配綾城具氏通仕郎翽女領議政致寬九世孫也生一男一女男志大加平郡守女適李衡秀公卒時加平始八歲孝友好學故夙成也母誨之益篤二十六魁己卯生負於是具夫人泣曰乃父不食之遺也又戒曰慎勿自足善哉賢母之德音也夫人處而孝謹嫁爲良婦宜尊章善

妯娌非甚病婦功不去手篝燈徹夜雖甚貧使夫子衣食不失時公所與皆文墨勝友風月之夕或談咏留客輒有杯觴肴核不辭窶也加平旣長所交遊若士類知名也則喜見於色常戒曰士人家不可有雜流往還及其受養於子邑已七八十矣猶飭厲不衰每言舊時食貧悉裁減官供歲時之制不許用錦段語子婦曰辛酉之喪大夫人在堂諸兄弟盡情於治喪事事華美夫豈有遺憾而吾於其時未能手製一衣爲之送終今而敢安備盛乎癸卯七月十五日卒于溫陽郡舍壽八十一反葬于齋宮洞墓庭十餘步

坐壬而向丙公曾孫冕國持加平公所草狀請匡呂
爲銘冕國加平子敬恒子也加平公幼而孤讀此狀
所記事行母多於父其可傷也謹叙而爲之銘銘曰
是異墳而同原者惟尹之良士與賢母徵諸孝子銘
示後

加平郡守尹公墓誌銘

公諱志大字仲剛初字德甫漆原人尹氏之先顯于
麗代入我朝有諱碩輔燕山時直提學至公八世
世其文行立朝見名節而皆位不稱德父通德郎諱
凝績祖諱遇丁司憲府掌令曾祖諱有吉平昌郡守

通德公先娶杞溪俞氏無子繼配綾城具氏通仕郎
翮女領議政致寬後也以肅宗甲寅七月二十九
日生公生而清慧四五歲通文義多人所未到詞藝
夙成先公賢早卒疾革顧家人曰某雖幼子知其他
日必能成立吾可死無恨矣時公始八歲父沒持喪
如成人學益力甫弱冠文采蔚然二十六魁生負並
中進士太恭人泣曰汝先人之文學聲華累舉終見
屈兒今日科名父之遺也然公亦蹇屯竟不第乙酉
拜永禧殿參奉遷掌苑署奉事轉長陵直長義
禁府都事庚寅出宰井邑縣己亥又自工曹郎出守

溫陽郡所在治清簡久而民益愛服公之少時儕友多登第通顯袞袞爲卿宰者公獨碌碌陰塗仕止郡縣人所稱屈顧恬如也及太恭人時薄祿致養再領專城十五六年無闕甘旨其分願不逾是也其在溫陽趙侍直泰萬家牙山趙公非跡人官居者屢過公於溫歸謂其人曰某之事母夫人真孝子孝子太恭人故賢母也若使子有不職民至於失所怨尤雖日享三牲其意將不樂也癸卯太恭人卒于溫陽官所以喪歸鎮川發引之日邑人上下送者亘數十里攀援涕淚不能去久在郡有愛惠亦感其誠孝也免喪

數年拜高陽郡守屬戊申軍興郡當兩西孔道公鎮撫有方所部晏然徐判書宗玉爲吏曹郎自西邑召還行至高陽語公曰吾從西來沿路八九邑皆疲弊繹騷閭里荷擔吏民無人色使客幾不可得飯喫入此郡始見候吏在境比至館鼓角清閒鋪陳供張齊整略不改平時氣像令人憂危欲定不意政理之能爾也是年換授加平郡民有犯科在禁聞其人有孝行賜之米而罪其罪在加平四年遞歸民爲鐵碑頌其清德溫陽人亦立石頌之壬子七月三十日卒于京第以九月某日葬于鎮川之廣惠院辛坐祔先兆

也公清夷簡重疎眉目美髭須舉止凝穆人不可以狎進科宦利祿聲色之好泊然無所經心篤孝友悌推以奉先收族無所不盡心郡縣之政民愛如父母久而益思此不可以知數才力致也往時士類之交遊往往以黨目不終者公於平生知舊雖或有同異窮達終始推誠相與兩無間貳尤時世之所難也晚年常讀易素好五千文自先儒謂老氏爲得易之體公曰老氏得易之用非濶好而有契焉知公之不苟言也配韓山李氏 英陵參奉溥女温謹甚得婦道辛亥十月七日生丁巳十一月二日卒葬祔公墓一

男敬恒女適府使曹允濟敬恒娶錦陵君朴弼健女生男顯國冕國善國曹有一女余亡友尹泰國亨卿公之族孫也爲冕國貧亨卿兄弟具幣屬匡呂爲公幽誌於是益見公德義終不可以無述而尹氏之於友睦家風有素也謹爲敘次如右爲之銘曰
以余尚論於曩賢孰如公之清且玄人得其一言行尚足銘

龍仁縣令尹君墓誌銘

亨卿諱泰國漆原人東國之尹顯者有四五族漆其一也羅麗以來世有聞人入我 朝直提學碩輔以

李參奉集
清節顯亨卿十世祖也曾祖諱敘績戶曹正郎 贈
吏曹參議祖諱志淳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判參判
公長子曰進士諱敬龜早卒無子次曰公洪道觀察
使諱敬龍亨卿以觀察公第二子後伯父妣曰務安
朴氏生母迎日鄭氏鄭圃隱先生之後也亨卿生以
英宗丙午三月十日幼聰穎孝友始入學能自勤讀
不煩督責觀察公在公州營冠亨卿請尹公東源於
尼城爲之賓亨卿時年十三眇然英妙周旋拜跪畢
事無失禮尹公奇之作字說以勉之稍長益篤內行
事朴夫人盡孝愛早當室殫心祀享儀物皆有一定

始亦爲舉業及其弟師國賓卿登第亨卿喜曰門戶
之托有在吾何用求科自是不復赴舉拜 獻陵參
奉不就至戊戌拜 光陵參奉又不就是年 英宗
祔 太廟差監造官勞進六品爲掌樂院主簿改司
憲府監察己亥春 上親祭 永禧殿暴雨在庭者
亂入兩廡亨卿押班獨不動 上顧之屬目又改儀
賓府都事秋除龍仁縣令屬有 寧陵行幸卽日承
命赴任至則選將吏捐厚價官備百需無一物煩民
者始至吏鄉憚其剛明競造謗以撼之亨卿爲不聞
也旣而帖然折服每言爲政當觀事之是非不當問

李夢春集
例有無在龍仁四年弊祛而民安縣以大治壬寅夏
旱甚自去年冬已有肺病至是力疾自行禱公服露
處徹夜或去蓋暴日於山頂凡十一所不使掾屬替
行子弟泣請終不許曰 至尊親行禱豈敢言病卒
以此寢劇七月就醫于京余聞亨卿至亟往視之見
余色喜欲言而未能猶見其起居自由精明不改過
數日遽亡臨終命掃室正席屏婦女神意晏然以至
終是月之二十三日也龍人聞喪驚啼皆曰失賢令
民無祿矣九月九日葬于長湍六臺巖坐坤之原觀
察公墓右岡也淑人韓山李氏大司諫萬宗女有二

男二女男長載修後伯氏通德郎鼎國次載倣二女
壻李憲祚申絳載修子行義內外孫幼者不盡錄余
與亨卿有中表親早相知於今四十年久而益親厚
相信余謂亨卿之篤於倫理至性友睦今人中不一
二見亨卿甚貧多絕火見其賣書帙助遠兄弟窮喪
宗兄死於疫在數百里之外躬往營其墓既而迎宗
嫂於家同爨居數十年替行累世先祀以此知人之
貧不能爲義者非貧之罪也觀察公喪在定州任所
時亨卿尚年弱哀甚若不省事而送終治簿事皆得
所民賻錢數千緡辭不納西人咸謂未始見也未終

李參政集
喪而墓道有顯刻至於墓舍祭器無所不具蓋誠力
所至而其才亦不可誣也及賓卿仕稍顯出爲州府
先世及傍親之墓無碑表幽誌者亨卿兄弟皆勤力
成之其爲龍仁也本縣之大同米京有倉主人利其
防納亦民人之所便也有一令覷其然乃官自防納
加徵錢石四五兩並其官需米混之所徵錢不貲龍
仁之稱腴畿邑以此也亨卿至而首革之歲失錢累
千緡不屑也一出爲吏損己利人已如此如是者四
五事平日過亨卿每見其掃室對案案留經訓儒書
其常所諷讀也非有事故兄弟常同室坐子姪必在

側視其所務非有事於譜系則哀錄先懿與世稿苟
親畢收蓋筆札數十年不住修訂者專在此此數事
人家能存得誠足以宜家寡過施及子孫今惟見亨
卿有焉好讀退陶朱子書節要病註者多支蔓不切
就加判定爲集解四卷藏于家少時病峭急晚年夏
溫慈人樂其坦厚嘗手書古高賢事蹟如管幼安陶
靖節及我國成聽松諸君子並錄其遺文題曰尚友
以自觀省弦韋又扁其室曰无悶以見志焉賓卿以
狀屬匡呂曰非君無爲亡兄誌者蓋以相與之深非
謂我文也何可以苟辭凡人死已時月其聲容意氣

寢以微使人記不起亨卿獨熒熒如在其人之精爽
過人也傷哉為之誌銘曰

視其私甚睦仁仕令長亦澤人五十七非夭年夫何
憾慟材賢

沈孝子墓誌銘

孝子諱克賢字子能青松人青城伯諱德符後也曾
祖諱楯 贈戶曹參判生諱若愚通經好學師事閔
彥暉先生無子以其弟同中樞若晦子通德郎璿為
子君之考也有弟琬早卒無子君以通德郎第二子
出後於季父生母全州李氏同中樞淮之女所後母

全義李氏漆原縣監文肇女也君以 英宗乙卯歲
生生有至性纔能語父母病輒啼泣不食人異之稍
長雖嬉戲不離親側其幼少時已如此君之致孝苟
可以便身適意靡不用極既出後異居朝夕必在視
親之飯卒而後歸食羹蔬薄物少有味不忍自食或
炊而善熟亦不忍食著懷中以進之父往寓清風始
至艱食君有舍於京斥賣以給朝夕所住舍窄陋覲
親意不樂自入山伐材木極力運致新構五六間躬
斤斲塗墁以成之所後親墓在高陽歲必歸省墓去
京四十里其有屢旬在京必再三往省有雨水即著

履往在清風五歲鄉人感其孝有化之者既還京而父病久卧卧處瘡甚君日夜扶持用手掌承之累月手盡穿肩臂痿痺不能舉及遭故號毀不絕聲家臨路過者爲之駐足悲感夜人盡眠卧君獨興坐啜泣以至曙盡三年如此爲母在強自持進粥食僅免死而已比服闋瘁瘠骨立身如槁木見者傷之至明年春忽自捫體泫然曰子猶異身已忘諸乎吾枯皮復欲津譬有肉矣父喪後每與母同盤食老人不能飯卽不忍食親益年高厭進益甚君日遑遑如有失也極思適口而力致之親寢室每至夜深必自起爇薪

不許人代嘗爲母丸藥不肯服曰吾不忍自絕一縷爲汝在也又可服藥求活乎屢請未許於是去冠伏泣庭下身委草露間族人至而見之爲涕出是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君之兄之祭日也老人傷懷多哭泣因疾作侍疾七八日憂泣廢食及喪已漸悴不可支矣四日夜伏寒廳號泣勸其暫入室終不可正月三日旣成服卽昏仆不省始昇就室連日吐衄甚氣益微昏昏語在口中母氏來日所進作何物旋如有省覺卽歔欷流淚連呼母傷人勉其無然恐難活君曰亦心不自由奈何又曰死何關係卽可樂竟以不起

壬寅正月初九日也鄰里奔走悲泣曰斯人之不死前喪爲有母耳宜今之不能活也用三月十七日葬于高陽歸洞良坐卽所後之先塋也娶全州李氏有一子鋁鋁後其伯父鋁以衰服至見求爲墓文按君平日事行其盡力二親眞所謂能子矣人之不能於子職者皆君之罪人也余何敢銘君重違棘人之所懇竊不勝瞿然傷忸於執筆也謹誌之而爲銘銘曰於乎沈氏之藏戒之勿傷犯孝子不祥

淑人尹氏墓誌銘

淑人商山金載億壽甫之內也尹氏出海平父諱得

載吏曹判書祖諱游吏曹判書 宣廟時賢相梧陰

公其五世祖也母徐氏徐相國文重孫女也始壽甫王父判書公與老尹判書交道甚厚兩家世其好指腹語婚而淑人歸壽甫焉淑人在家爲少女嫁而舅姑竒愛之其少之時豐華貴驕鮮比而人不見嬌怠意事尊章物無私畜御婢僕不置愛憎比其承祀主饋尚年弱脆疾而能勤力不懈祭祀賓客無遺事壽甫出宰青山及罷縣以杏洲爲歸杏有江山之勝判書公別墅也田園之收魚蟹草蔬之饒又足取給盡室於此四五年罕入城市日逍遙自適飢飽醒醉恃

李參事集
有賢助而已。噫，然有終老偕隱之想，而淑人遽病沒。屬有事故，既葬去杏，還京。又見羈仕塗，壽甫益不樂。郊野優游，暫然適意，輒如有損奪之。可知所謂清福，惟畸人孤客，梅妻鶴子者，方許有之也。淑人生以英宗乙卯辛丑五月十五日卒，以某月日葬于長湍百嶺里良坐先舅尚州公墓側也。尚州公諱光，遇判書公長子也。有子商鍾，已娶婦，有女幼未行。壽甫見爲掌樂院主簿，壽甫言亡室在時，逐歲之豐儉量入以爲出，一切不踰分限，自其當家以來，吾不知家事有無者二十有四年。如喪戚，疾病人家恒有之，並累

世遷厝，墓刻皆出經費之外，豈不家力益屈而終室人之世衣食用度未嘗有一日之患善哉。淑人之居室雖制國用不過此，余故忒詳之。苟有家者取法焉，可也。壽甫中道喪，淑久有悼念固也。然淑人所不足者年壽耳。人至四十七八，良不易設有年過之，其不及於淑人者多矣。默數之，人人可見未足爲逝者戚也。壽甫見托爲誌，謹据狀敘次如右而爲之。銘銘曰：淑人之在世，可謂諸福具有，屬厭而去之，何有天壽矧又終始，令名是宜銘。

員嶠先生墓誌

員嶠公生於 肅宗乙酉卒於丁酉今 上卽位之
元年也公坐伯父事謫配富寧後移湖南之薪智島
凡在謫二十三年居南爲十六年二子肯翊令翊以
喪北歸明年二月某日葬于長湍某地某向原配柳
氏先葬此至是同墳焉嗚呼後人如有知我員嶠公
者知此是其遺墓足矣今爲誌無事乎多也然自員
嶠公在時世爭得員嶠公一字以爲寶若是者以其
書而已夫墨蹟在紙得人人見之人人貴重之而今
之人竟未有真知員嶠公書者書猶如此况於性情
德行又况於久遠之後乎公諱匡師字道甫姓李氏

定宗別子德泉君爲始祖金慕齋安國稱德泉君王
子中最好學邃於禮經學士多就受德泉君以後十
餘世世其忠孝文武立朝至大官者皆國人所知也
其未顯者往往有文儒才行知名於時近世石門孝
敏公諸孫尤盛與員嶠公爲兄弟同時著文行者十
餘人員嶠公爲父兄宗族及士類所賢重而員嶠公
之翰墨又橫絕前後書道之中興於是爲盛云孝敏
公諱景稷戶曹判書孝敏公生孝簡公諱正英議政
府左贊成生諱大成戶曹參判生諱真儉禮曹判書
是爲公四世妣貞夫人坡平尹氏學生趾祥女也匡

李參集
呂與員嶠公同祖孝敏公吾王父幼孤鞠於孝簡公其季父也以是孝簡公子孫世世如昆弟我伯父仲父幼時皆及孝簡公學小子又少學於員嶠公而公之稱一家賢父兄每欽欽于我先人匡呂兄弟請員嶠公爲先人墓文並書之而貧未上石也匡呂幼從於先人任所年十二三始至京始見員嶠公德字渾重祥和之氣達於色容是時尚未有知識但覺初見如此人間見公來拜吾先君入拜諸母恂恂敬愛禮儀甚恪一日侍坐先君公自執筆行墨曰東人之書病在用筆紙不受鋒睨之而墨有明暗甚易見也今

尚記此時語匡呂年十五六始就公學公教少者先視其寢食與居動容必恭時使掃室整書冊執事唯謹每授書必先正其音讀數數爲說字義其說文義亦不甚敷說略可通而已值肯綮處卽痛與辨析文理字義俱到往往有前人所不察承訛襲謬已久至是而始正者其國俗口耳傳習之流失乖錯尤不可勝言世皆知員嶠書絕代然非有員嶠公知見問學無以發此翰墨也員嶠公少好丹家說兼究釋典後乃酷排二氏沈潛經義至史書雜稗亦不苟披閱其看文字或俯觀者所已曉而公猶如未曉者徐徐乃

李參政集
通既通便不復遺忘少時不喜爲文辭今所存草藁若干卷皆五十以後在謫時漫筆初不數數於篇章字句詩文皆氣厚而力大句奇語重深見菁華識者謂員嶠但以其文亦足傳後名世云公於諸經四書多不能曲從先儒尊事鄭霞谷先生平日精義異聞屢稱鄭先生先生喪爲服麻會窆少聞筆法於白下尹公尹公喪亦如之公平居無甚異人又或曲謹小慧之所能及而泛若不省然者然實銖黍內晰大閑不可越每事故夷險之際愈見其肅然安泰覺去人遠甚坦厚直性恂恂大人也而缺樸拙見人便佞少

情實者愀然不屑也心思手藝將無所不通而目不知碁道以書擅場一世手不捨筆硯而終身硯止弊匪其端素不留於外好如此體貌敦碩望之天然貴重又洪於飲量善言笑每講授諷讀聲氣迥越響流堂宇間坐未語或手畫地徐作書勢髭須郁然眊眊清潑人爲之屬目焉公生長於家門盛時雖中經世故闔門缺兄弟具在羣從六七家隣巷相從孝友雍睦公與伯氏无妄公恒齋正字二從兄文學相師友天倫之樂同堂之勝事亦人家罕比及无妄公喪纔葬畢而乙亥事作兄弟分配南北家盡破富寧尤極

李參事集
塞荒絕公處之裕如人不見憂色初公以筆蹟在鞠
囚文書中坐繫二十餘日未及出獄柳孺人憂事且
不測先自殞公終身為至慟公雖處罪籍屢蒙先
王矜宥及移配上怒臺臣至有被譴者公感激
恩造常以身在編配無地效死為恨也從兄正字公
見公感恩之作讀未竟嗚咽霑衣正字公亦至性
忠慕故也丁酉八月二十六日啓手足于薪島之謫
舍壽七十三居人如哭親戚送喪至京者七八人富
寧人來省公于南及聞喪又至足見德意之感人深
也初娶權氏某官某女早卒有一女亦夭繼配柳氏

某官某女生二男一女長男肯翊次令翊女適柳某
二孺人公皆為誌述事行肯翊令翊皆為公才子令
翊尤雋爽書與文皆足繼公公在時求書者並萃令
翊公嘗言余書惟兒子令翊能臨似之公亾四年而
令翊亦死慟哉我家先世皆善筆翰孝簡公尤以書
名家至公而始聞用筆於尹白下公自言余三十以
後專學古人然余創知筆意得之白下公語及白下
常致敬焉不但為其先友也公臨池之學度越宋唐
力追魏晉真草篆隸異體而一貫數百千年以來發
之自員嶠公世或謂員嶠公篆隸遠過真草公之留

李參奉集
心篆隸衆碑學習亦在四十以後蓋書道益進而問
學益近古也述書訣五六千言發明王衛意旨又有
後編以廣之後編者令翊代述既成而公加修訂又
萬餘言公雖有斯文世無精心求之者則斯道之湮
廢猶夫前矣天下事其苦心者自知之而已矣韓文
公有言僕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
小怪之大稱意大怪之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
令人慙以示人則以爲好俗人之好惡在古已然無
異乎今人之不知員嶠公書也時俗筆硯之家其願
然而未能者豈非姿媚均正流利爛熟人見之稱好

耶雖然今之疵員嶠書者亦不謂員嶠之不能是矣
夫能之而能不爲之其必有故也尚不能員嶠之所
不爲而欲大怪小怪於員嶠則未離俗見焉爾方員
嶠公處京師有盛名時或置異同者亦不可無也然
不至如遷謫以後欲出言疵瑕之益紛然也蘇文忠
公曰吾讀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未嘗不廢書太息蘇
公之太息不爲二賢直慨然於時俗耳匡呂本疎淺
平日承聞丈席將不能溟漲一蠡而以行於世遂見
謂不質質粗識字事故以來未敢稱引舊聞中切隱
傷而已又動履機穽北地海南不在天上而永隔顏

儀用是爲沒身痛肯翊兄弟屬匡呂誌幽堂雖不理
於文他人無可爲者待草初在紙使令翊裁定而不
及焉重可悲也

厚陵參奉閔君墓誌

閔陽瑞旭祥有令名早卒余未與陽瑞相識識其子
景凍景凍幼頎秀好文每見景凍輒悠然念其先公
之去人遠也景凍一日來告余出語意甚戚求爲其
先人誌余不忍辭也昔歲余於從兄宅見一客辭出
戶玉色而清盼英妙覺初見如此人問知爲陽瑞是
時始十四五新冠也伊後每聞人之說陽瑞賢年益

盛而行懿益聞陽瑞篤於孝友有才志表裏明徹豈
弟人也陽瑞生於 英宗庚戌乙酉九月八日卒按
狀自十六以後三年之喪四焉間入仕踰年免去末
年挈妻子歸林川舊庄明年以沒得年僅三十六陽
瑞少吾輩十年死又二十年其聲塵已遠像想如古
人然人世事定何如也閔氏出驪興以麗朝尚衣奉
御爲祖忠烈王時有文仁公漬至肅敏公諱聖徽爲
仁祖朝名臣陽瑞六代祖也肅敏生楊州牧使諱晉
亮是生廣州府尹諱周冕府尹無子以從祖兄弟周
範之子致雍爲子肅敏仲兄 贈刑曹參判諱聖徒

曾孫也是生繕工監役諱龍見監役有二子長曰敬陵參奉諱昌衍次諱昌福次公娶宗室密昌君櫟女陽瑞以次公之長子後伯父妣全州李氏工曹正郎師亮女也陽瑞年二十四除職爲厚陵參奉錄肅敏公蔭也陽瑞之事親奉先誠力俱到推之族姻皆恩意周至其與人慈恕惻怛善若己出惡若己恥氣度清穆居處整潔目擊可知其介然端人也肅敏公未行延謚且百年陽瑞極力行之祧主次當庶孫而其人甚貧孱不任奉祀爲割田土資之王父墓西郊久於淺土遷耐平山先塋曾王父以下墓無誌皆

燒瓷納壙蓋累世而未遑者至陽瑞畢舉哀輯先世事凡譜系碑狀及詩文遺事散見於公私文籍者悉采摭爲一書未及卒景涑踵成之凡幾十卷又諳練國朝故實人有問疊疊不窮亦見其才足以需世有用也其拜官厚陵也判禮曹者中表親也有私事於其豐德先墓諷以塗灰修改報曹則長官當奉命往得轉往庀其私事也陽瑞不樂曰寧可故爲剝落乎李希夔叔和爲同官叔和奮曰是謂取長陵一抔土詎敢爾乎厚陵官不應此事宗伯銜之搆以木根事就理會赦免又是年秋厚陵改紅箭門事

訖當行 祭典祀官奉香祝至本府及隣邑官依例
俱至行 祀在明日待巡使差帖而差帖竟不至會
者言雖未見名帖祭享事重未宜過十日陽瑞曰不
被營帖而入就位行 祀私謁無異寧可不敢行而
得罪衆服其言是日祭不行 陵官陪香祝不敢退
是夜大雨震電衆皆驚恐陽瑞坐至曙不動是時同
官適在告陽瑞獨在也其臨事不苟類如此竟改卜
日行 祭道臣以此被劾去既而陽瑞又坐事就理
既出卽棄官爲終不可祿仕苟容也李叔和亦棄官
去叔和湖南人學行士也陽瑞娶豐壤趙氏直長漢

哲女浦渚文孝公五世孫也繼娶德水李氏學生意
女景涑趙令人出也令人辛亥生辛巳卒先葬于平
山炭峴陽瑞沒之明年遷而祔焉後十三年又遷于
其上之向卯地平山水月峯閔氏之世葬也去先墓
三里而近昔有友人從西來言過平壤見閔判書有
生祠貌如好女子精采鑠人歸見閔某乃酷似畫像
定竒事也蓋閔氏之家語亦云爾也陽瑞曾王父以
兄弟之曾孫來後於判書乃至五六世孫陽瑞於判
書公酷相似是爲愈異然亦不可謂異何也傳曰父
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兄弟之出雖屢易世良無間

此事深足感人余故附書於此

同知中樞府事鄭公墓誌

公諱德儀字九成河東人鄭氏之先有諱霖謫鐵山子孫因家焉至公蓋十餘世也今鐵山之鄭且千餘家爲西州聞族世有俊人知名者西溪朴文節公爲襄武公鄭鳳壽作傳襄武公卽公曾祖江西縣令諱麒壽之兄也襄武公兄弟顯功名 宣仁之世俱廟食本鄉在府治之東號曰忠武祠江西公之任永柔將臣有議棄清北者逼於毛鎮也公從縣道上疏力言其不可議遂寢識者尤偉之江西公生諱景說登

武科 贈戶曹參議是生諱之泰公之皇考也 贈

漢城府右尹妣貞夫人長淵張氏營將治世女也以肅宗丁卯二月十七日生公初右尹公魁岸有器宇不幸早塲公生質異凡人比長容姿魁碩神采動人謂右尹公不食之報將在公也始入學未周歲讀四五冊文理驟進同學者莫敢望李參判沃俞上舍世基謫在西土公皆從學讀書史益廣學詩於俞公己知名詞林矣年二十二乃去從武舉俞公所勸也蓋以鄭有襄武江西之烈而公又才氣傑出不欲其碌碌老諸生也既操弓射藝又過人屢遊京師赴試

諸名公長者多與公世舊之家一見公皆期許不淺
竟數竒不得第至年五十銓官以公有護軍資用爲
巡將辭以疾不仕是時太夫人尚在堂亦未可遠遊
也戊辰又爲巡將庚午拜天摩僉使任滿還丙子進
嘉善其二月又進嘉義 國家有壽慶推 恩也拜
同知中樞府事癸未春又以 邦慶推 恩進資憲
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考終于善村別墅享年七十
七明年三月十九日葬于梧里洞負子之原夫人原
州元氏 贈漢城府左尹萬貞之女配德無違與公
白首相莊重牢之歲公七十六夫人滿八十事尤稀

貴子姓執事侍席者三四十人福壽之盛鄉邦艷歎
生以癸亥二月二十二日卒與公同年先公四月以
八月八日沒十月八日葬梧里洞至明年以公合窆
焉公性醇重惇行友睦愛人好施處鄉里甚著信義
美風儀善言笑髯長數尺飄飄若神人在稠人廣衆
軒舉獨出談讌之次言氣慨然義形於色人莫敢輒
僂其說大提學李公匡德嘗贈詩有鄭驛髯關之語
美公之風義形神以比鄭莊關公也嘗值歲饑端午
日族人上塚者往往相與訣公見而戚之告衆曰雖
饑荒舉族而坐待死至無術之甚矣請爲諸尊圖之

李參政集
於是貸富室米六十斛給諸家時其緩急而周之比
及新穀所資活數十家此公三十餘歲事也才周而
慮審事無小大爲無不成治產累致千金家無留錢
爲諸子立產業僅給衣食而已盡力於奉先追遠累
世先墳未有床石碑表公皆成之置墓田凡五所又
於襄武公墳庵之側置義庄以處宗族子弟爲肄業
之所並致遠近學子迎良師以教之豐其供饋給紙
筆往來有騎乘爲大被以待其無衾者其周悉誠勤
蓋如此由是學徒日勸鄉中後生多成材者又境內
書堂五所亦出錢助其養贍之資並及隣境七邑雖

早謝儒衣終身崇重文事嗜好不衰見人之讀書作
詩文輒喜見須眉與坐移日或分韻同賦篇翰縱橫
以是所遊處多名公文儒之家鄉有金先生海瑞幼
時塾師也嘗執手見托以後事及其沒衣衾棺木葬
祭之物以至碑表之刻悉爲之盡誠公之爲此不惟
不作於逝者衰俗觀焉足令知師資義重也公之喪
鄉中人士吏民及隣里翁媪咸奔赴涕洟及葬送者
千餘人設奠路哭者相屬有以見平日德惠之入人
深也公長男曰翼虎護軍次翼龍出後伯氏次翼鴻
次翼良護軍出後季氏次翼鵬女適金重九又有庶

李參政集
子翼較有孫二十一人曾孫十餘人公長孫河楫見屬以遺事一通求爲公誌公於我父客又四五世世舊也習聞公家事不敢以不文爲辭念以公之材賢今所記述止於鄉里之行而已良以阨於一第終不得展其驥足一爲民生國家立事効績長才奇志無以表見於世世之闕茸悠悠者顧多得旋節人或以窮達爲公屈伸者雖未爲盡知公亦何能無慨然於是耶

義州府尹申公墓銘

人未見賢孰知其去人遠吾猶及申公同者莫能親異者莫能怨惟賢邪與逆順不待百年而考定論視此銘者尚知余不恨於生晚

吏曹參判曹公墓表

公諱命教字彝甫自號澹雲曹氏爲昌寧大姓顯於羅麗入我朝有諱尚治端宗時集賢殿副提學其後左贊成忠貞公諱繼商判敦寧府事忠景公諱光遠最顯高祖諱文秀工曹參判生諱漢英禮曹參判爲明朝抗大節特贈吏曹判書謚文忠文忠公次子潭陽府使贈吏曹參議諱殿周出後爲季父贈左承旨諱漢相子是爲公曾祖祖考考諱夏

奇判決事 贈吏曹判書妣清州韓氏金山郡守如
愚女公生以 肅宗丁卯丁酉中司馬己亥登第
英宗己酉陞通政癸亥進嘉善壬申進嘉義初釋褐
入翰苑歷玉堂吏曹郎長諫院國子憲府吏曹參議
參判藝文館提學出爲白川成川尹廣州留守松京
癸酉八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七初葬高陽城山再
移于加平碑峴戌坐地貞夫人坡平尹氏祔左敦寧
都正春教女也四男五女男長允成關西節度使次
允明賢早卒次允亨某官次允精某官女壻俞彥好
校理趙鴻逵趙載得李錫奎具允斌皆仕爲郡縣允

成二子長海振賢而天次晦振內外孫曾不盡錄公
德行文學爲 先朝賢大夫士類尊之樂善好賢愛
君憂國皆出至性間有論著奏對雖事未見行才周
而識通爲有識所稱歎立朝三十四年身名俱完世
方以黨伐忌克動有機穽而履之坦然苟義之所在
未嘗不觸時諱犯衆怒而心平氣和忘懷進取以故
雖異趣巧譏者亦無敢以言語傷之也同時清流士
友其風義名行若相先後至其恭嚴清粹忠可以行
蠻貊誠可以交神明恂恂然若不自知而仰之彌遠
者天分之異於人耳昔蘇源明自以生於衰世幸得

見元魯山以余所見幸得事澹雲公不復以不及古人爲恨云

俞知中樞金君墓碣銘

故俞知中樞金君世輔孝義忠信人也君之孫洞來求見乞爲墓文雖不理於文不可辭也君慶州人也字子徵曾祖應龍丙子亂戰亡 贈漢城府左尹祖副司果承信考俞知中樞尚珰妣龍仁李氏俞知璉女繼妣全義李氏萬戶時華女也君幼喪母事繼母得其懽心甚貧無以養貸他人錢自行賈至于極北羸累鉅萬至再而止曰不可狃也異母弟三人皆異

居君日給其菹醬使皆終身衣帛食肉身被服麤布一日問母曰比見母邑欲有語而不果出者然敢請何也蓋欲私賜諸婦爲衣物珮飾而未能也立致錢毋所恣其所欲用其先意順適蓋如此父喪在丙子荒歲祔葬母改斂以布被終身不近紬帛至年六十始許紬爲一冬襖遺戒斂用單被壬子六月初七日卒壽六十一葬在東郊輶軒峴癸坐先兆也洞曰歲庚子洞往南陽其人說洞祖父舊爲此府中軍有遺愛碑爲有禁令埋在地洞初聞是事乃訪得之刻云中軍金某愛卒修械碑後刻雍正九年四月至庚子

五十年矣舊時軍校存者年七八十來視出碑皆感
歎稱說舊事同力昇曳移致于死節人祠側埋焉置
跌識其處死節人者丙子難府人之從死尹府使祭
者也余曰若止修械與愛卒前乎君者必有其人獨
爲君爲之碑是其親慕愛樂使人久而不忘必有其
故卽事而求之後將有知德者余又不用索言之也
君娶南陽洪氏達善女再娶江陰李氏萬戶世挺女
皆同窆洪氏出一男泰禎折衝側出四男光澤光河
光漢光洙女適安球泰禎有七男泓濡洞濫淳演
女適玄喜文曾孫不盡記銘曰

德卽厚孫多有尚又有賢且顯徵諸遠

李參奉集卷三

李參奉集卷四

文

林夫人傳

林夫人者尹氏之先祖母也近時尹監司敬龍爲夫
 人五世孫匡呂在京師一日尹泰國亨卿來過監司
 子也亨卿說林夫人事曰余家先墳在高陽以其近
 京都也子孫葬者相續侵近祖壙用是發山禍六世
 祖將仕郎起莘兄弟八九人皆病死獨將仕公及弟
 正郎自莘在正郎公吾所後祖也將仕挈其弟往鎮
 川是時將仕已有疾而正郎始幾歲也鎮川亦有丘

墓及田土不爲是也家禍人盡死直逃死來此耳將
仕公善文而痼疾不能應舉流落貧甚正郎稍長至
十六七歲正郎以兄病失學躬耕龍鍾雖年長無可
與婚者是時同鄉有林翁士族也居富而有一女爲
之擇對鄉中多求婚者並不屑一日見正郎喜曰此
吾婿也後當貴來請婚于將仕許之鄉中皆笑林翁
之擇婿乃得此郎翁不爲動竟以女嫁尹氏正郎雖
媿妻貧不得以歸久之林夫人始來廟見見夫家貧
甚不能祭病不能醫藥飢寒且死歸而告林翁請爲
家以助救仲氏林翁愛此女如其意將爲之置舍而

近家女曰夫家孤貧且兄病如彼弟何可從婦來此
雖然我亦父之一女情不可遠去請置舍間兩家之
半翁益賢之如其言旣出舍林翁資之厚夫人又極
力治家凡吾家之歲時祭祀皆林夫人備其物仲氏
藥物飲食日供給爲之盡力自此仲家賴以給見將
仕公及長妙閔夫人恭肅如孝婦事夫子事無小大
必稟而行一日從容告正郎曰君家流落至此君又
年大失學若遂不學兩班之墜失非難事也幾何不
爲此鄉之庶民子孫充軍役乎君請及今自力讀書
立身不可緩也凡君所憂心者吾皆勉爲之不復累

李參政集
君近見仲氏病稍間日受書讀不亦可乎語已而淚下正郎感其意慨然曰請如所誠夫人又勉之曰人須是志意堅忍方能作事盍自驗其立志如何若心知不可無寧退而治生業乎正郎露坐草中夜受蚊蚩晝不避風日蓋如是者累日始請學于兄兄嘆曰弟有婦如此他日吾家不亾林婦之力也正郎日夜勤學窮鄉無書里人有校屬爲之作衣得借校中書籍正郎以冊向燈妻紡車在側聲相勸也旣而正郎讀書日富文辭蔚然有名於時以對策登第位雖不達尹氏之復興實自此也 宣廟丙午登第光海君

時忤時人將棄官去林夫人慨然曰此豈士大夫仕宦時耶時已有 西宮之議矣遂去之鄉公念時事或慷慨悲泣夫人取酒請進過數觴間說他事以言笑寬慰之正郎公退處十餘年以庚申卒初林夫人無子仲氏將仕公有少子遺腹也其未生林夫人夜焚香禱天冀其男也旣而生男未數月值歲疫閔夫人與子同病病且四五日甚篤是時林夫人獨在家聞病急倉皇往救時疫氣方熾又聞大川水漲滾險人皆以危懼夫人曰長姒病篤死生不可不赴且往而與幼子俱亾無所悔也自乘牛至水邊雨甚惶急

疾渡既過而水又大至幾沒至而投藥得母子俱全而閔夫人新病不可乳哺遂以兒歸及長爲嗣卽吾五代祖平昌公有吉也平昌之幼也正郎公林夫人誨之甚篤平昌公幼而好學事父母甚孝人皆謂天報善人及仁廟甲子平昌筮仕奉母還京夫人與閔夫人皆壽考二母受養於是子林夫人晚年孫曾滿堂福祿甚盛夫人責厲幼小老而不衰諸孫皆賢有文至今尹氏之顯於世者皆正郎房也始正郎公之喪議欲葬鎮川林夫人不可曰歸葬先塋遺意也且流落在此若又畱葬此土懼子孫之安於所處將

永爲鎮川人也竟以喪歸葬于高陽先塋其慮遠如此也亨卿又曰吾先人爲定州牧使時一日語家人以林夫人事先人曰我家非林夫人今日不知己爲鎮川之軍保爲校生否也至今支持門戶不絕書種衣冠齒於京城門族乃至子孫之一飲啄莫非林氏王母之賜也世人無知者雖子孫今亦罕知先世遺事寢以湮沒予用悼懼又曰我家於林氏有不可忘之德昔年爲公洪監司時吾具殷薦省掃夫人父林公墓矣亨卿愴然曰先人不有伊日之言子孫後生無由知此事先人以明年下世先人之爲家人言此

殆將逝也亨卿既去謹敘次是事以爲林夫人傳傳婦人者稱母若妻不曰某之母若妻而遠言之曰某氏之先祖母母澤之遠焉爾尹有正郎平昌賢足以爲家而若推美婦人者楚史固曰莊王之伯樊姬之力也竊觀世之士大夫家多中世衰圯今而存者幸矣乃其先故之積德務本勤力於上幾絕而復興之者往往人不盡知况婦人乎况婦人爲尤奇乎若林夫人之哲識懿行不但爲尹氏之賢母而已且將爲訓於無窮則安可以不識乎哉

瀨翁舍利贊

瀨翁酣酒喜女色平生非知有僧行者也同余入香山初入山之夕會飯于普賢寺之觀音殿四月二十二日也翁方飯忽牙齒間鏗然出一物非骨非石白光灼爍僧驚曰舍利也翁笑曰吾安出舍利甚似魚睛而寺飯止有蔬是定何物僧曰此所謂齒舍利也僧見之屢矣其狀正如此未知公何修而致此不然殆宿世因乎余曰所謂舍利者吾所未知若謂其必善心而後出者翁正是其人未必謂宿世然今世之善亦未有非宿世者也翁雖酒色自喜猖狂半世而情真意豁性惡不直自少至老其長短得失如一日

也使先佛擇人於人中必取此等人必不取曲謹而心邪者所以積行浚山未必出舍利任性自在或見此奇特非可以形跡求者翁平生見人之以誠心相與則雖一面如舊赴湯火不吝也往往耽酒色使財凌謔大噱視之若非端人也顧周審凝厚用心不滯志願亦易足雖外若不檢十顛九倒終不落邪魔外道者其作人實如此平日昧佛理而其心相形貌往往偶有近之者此吾輩恒言也殆宿世有根雖不學其法而實不泯其性也則今日之出舍利不必爲翁驚怪翁家一長老眼中出舍利更數十年而後逝其

出舍利處睛上畱痕人常見之今又有揆伯事何田氏之多善男子也余性偏常謂拘檢中求人未必盡得人不拘檢中甚庸俗甚淺近人乃或有坦夷無心極可尚者此人亦未嘗自知佳處而其佳於人遠矣况不甚庸俗而不甚淺近者乎爲瀨翁舍利贊翁姓田名宅良揆伯其字也余千里而來爲見揆伯乃見此事殆不虛爲此行也然揆伯惟無心而致此觀揆伯者須知此義不當以舍利爲一大事也贊曰未見舍利時只是揆伯見舍利後亦只是揆伯以舍利而詫異揆伯非真知揆伯者况以而自多亦非復

揆伯何以故是舍利者無心故見若復著相是舍利者非真舍利獸瓊魚鱖不如不見

揆伯少時欲作進士有勸爲殿郎者而猶不屑既而兩失之爲鄉人所笑老年忽有此異事人又欲以此誇訖皆不足一笑者昔夏侯嘉正躁於名宦又好燒煉常言吾若得水銀銀三錢知制誥三日死無恨矣竟不能得之而死夫水銀銀三錢能直幾許而欲得之而死可哀也哉如瀨翁之舍利嘉正輩人初不敢望者也而殿郎與進士不足願甚於知制誥則得失又不足言也未知瀨翁意近夏

如何向言老去猶欲作進士又言不妨借殿郎三日其言適近於夏侯故引爲一謔

書羣芳譜後

我國雖農事鹵莽荒政無備使有可代米穀爲半年食者民不急矣番譜之未入也閩廣粵人皆山譜也猶云當米之十六朱厓人乃至不業耕稼專種譜爲糧况番譜尤易生而至賤又甚美乎萬曆以來番譜渡海之後諸書所言譜者皆番譜也故羣芳譜者又出於農政全書之後直云甘譜一名番譜夏不及山譜卽近日江南北閩廣所傳種者可知也今若求之

李參奉集
中國或倭中正可得番薯番薯中國人文字多謂之番薯也所謂甘藷不與五穀爭地耕收不妨農功而一畝可食數十石稍植數畝不止爲半年食矣就使不能數十石豈不猶半之乎且言其瘠土沙礫皆可種之則是處蕃殖別無土宜矣但得此種之吾邦則歲無豐凶民食可給爲國之道民食不急斯過半矣此事不難知而聞者若存若亡或大笑之甚矣俗人之難曉也俗人浮淺事無大小易難輒色見然疑強效意見喜爲姑息沮事之言此國人之本習也卽如此歲歲荒無前死亡迫頭荐凶又可畏所宜悉心民

食淡存遠計而懵然不省若不可等待種薯者又或見謂迂闊此溺人之笑也誠可哀哉然今所爲說薯者又不止爲荒歲計也豐歲穀賤農益窘自非富人未見有見糧使種薯收熟豐歲自可足食凶歲以免流亡餓莩善謀國者胡可緩乎余苦心說此有年及見何氏番薯頌益得其詳吾國不爲大於閩夫以咫尺之藤濟飢千里信奇物乎使一日得此東來則民之至足可不待菽粟又何有於荒政哉中國人耕稼有法用度有常節公私有蓄積其遇凶歲雖無此可也猶且貴重之至於著說表章惟恐其不遍於天下

况如我國豈可不盡力致此以濟斯人之急乎此事
遠而實切疎而實急苟有實心愛物者其知之矣壬
午十月日

讀老子 五則

道者路也人所共由也人之有道猶夫道路然故以
道喻道既曰道已名之矣夫非其生而俱者則道常
無名不得不謂之道而常無名無名者常不去有名
者不可常故曰可道而非常道可名而非常名可道
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始於天地而有天地之
所始焉無其名而有其物既有矣不得不言故曰有

名萬物之母雖與物共名不可以與物而物之乃物
之母也其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乃名之有無耳非
二言也此為經之首章而第二句僂說名所以因名
辨實由顯而識微意在言外者也故曰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以心
存默識而不可以名言也自此以下第二至末章蓋
其名言之餘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所以此第二章即言美
惡善與不善也夫道之興廢天下之治亂豈有他哉
今所為立言著書苦心喻人者又豈有他哉美者美

李處春集
之實善者善之實而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其名也名
實形矣善惡之所由生而道之興替天下之治亂係
焉有無之相生云云至前後之相隨勢也有無也難
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者名之所形也
有而無難而易而名不可常矣而毀於道焉古之聖
人不使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常使天下
不離於善不離於美不言而已非不教也無爲而已
非無事也弗居而已非無功也非不言也不可言也
非無爲也無可爲也非弗居也無可居也聖人知名
之不可常知勢之不可奪也於是乎察其幾慎其微

持滿御極而爲之豫焉名實不二情偽不形天下常
治風俗常厚而道常行歷千百世久而不失向使古
無聖人者天地幾於廢矣道幾於息矣惟其終不可
廢終不可息代有聖人而扶持之以爲民先蓋去古
益遠而民始疑於道矣既而天下日亂風俗日薄聖
人亦無如勢何不得不使天下之人知惡之爲惡不
善之爲不善以進人於善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云云至不善已以此進人而善者希矣於是乎道不
在人而在於言聖人憂天下後世存其名而已民疑
於道而後道載空言人知老子之言道爲古之道也

李參奉集
而不知古無是言言之自老氏也無是言故有是道
無是道而後言焉雖然言之所存者無幾僅其名也
道之所存者猶在其所不知而天下未嘗自知也而
道未始息也則老子之言豈不允信然乎然則老子
之言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而言益妙矣言亦何可
少也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貴名於賤高名於下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有以見其以賤爲本而
古者制名之義亦可見矣夫賤極於孤寡而孤寡者
無所驕人况得之孤寡而爲侯王而以驕之不亦危

乎故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又曰無以爲貞而貴高
將恐蹶孤寡而驕乎人人所不受也侯王者自有其
貴高甚危哉且求爲孤寡不可得也貴高爲侯王而
孤寡甚於匹夫匹婦故古之人若不終日焉而敢驕
乎所惡惟孤寡不穀而貴者以爲稱則知所以處貴
矣所謂一在侯王豈有他哉顧名而已矣故曰數車
無車今夫輪輻衡軛之物所以爲車也然數之物而
車無名焉求其爲侯王而失其貴高所謂可名而非
常名者也夫輪輻衡軛所以爲車然輪自輪而衡自
衡不可以爲用必也物不離車車不離物非物非車

而有車之用焉夫道亦若是若夫碌碌者玉而已矣落落者石而已矣碌碌落落之謂不道也

微生高未嘗不直也其始也固有有而無無者也既而知直之爲直於是乎吝其名求爲之直焉耳夫既吝於名而求爲之直雖有有無無不足以爲直况無而爲有而至於乞隣乎故曰微生高之不直猶甚於罔之爲也夫罔民之棄也不直之甚者也以罔而視微生其賢不肖豈不懸矣雖然一日捨其罔則直矣罔之爲直不猶順而易乎乃微生以直爲直宜其直不可勝用而常得枉焉愈直而愈枉愈不捨直而愈

不能直是微生之爲直直待其捨直而後爲之直而後直矣夫捨直而爲之直不亦逆且難乎是終身不復能直喪其直而已矣此於罔之民又不反懸矣乎善乎老子之言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微生高猶是矣聖人豈不知善之爲善而未嘗使天下皆知之也但不使其及於惡而已厚其生安其俗不取於善不動於惡古昔聖人之臨民御世能久而不失者用此道耳名實不二情僞不見歷數千百年而風俗不失使天下不知善之爲善而不離於善乃所謂至善也惟其知善之爲善而後無益於善之實

無損於惡之情乃不知惡之爲惡而日趨於惡矣微生之乞隣也固以爲爲直不知其爲不直也且不知爲不直而知其爲掠美爲市恩者乎不知惡之爲惡而日趨於惡爾朱子斷之曰掠美市恩掠美市恩不直之甚君子之所甚惡也微生之爲人空不至此而原情擬律不得辭也上世民容有不直者不直以爲直者與爲直而不直者必知其無有也此世道之益下不可以復古也古者不欲使天下知善之爲善後世乃不得不使天下知不善之爲不善而老氏之言亦言之自老氏耳古無有也故曰老氏之言末世之

言也言之以存其意也

世之不直者甚多也而聖人未嘗言獨於微生高譏其乞隣之一事謂爲不直則天下之不直無甚於高者乎是不然微生之事乃甚微而天下之盜行而僞言者乃不可勝言也雖然他人之不直者不直而已矣微生之事旣不直矣又害直大焉聖人之言爲其害直而言之也他人之不直者蓋亦有高之所賤惡而不爲矣雖然無所害直則雖甚不直不直不甚也事雖甚微且害於直則不直甚也故聖人之譏微生爲其害直而言之也何爲其害於直也爲其爲直而

李參事集
為不直也為不直者固害於直猶此為不直而彼為
直人得以易見而取舍焉為直而為不直者亂於直
人不得以易見不但人不得易見有不能自見者夫
不直者猶對直而直見焉直而不直者不但見其
不直而所謂直者以直亂直而遂亾焉豈不甚害矣
乎苟害於道事無大小聖人之所懼也惡夫似者而
常慎其幾微以為後世戒也

終事

棺木厚二寸用松煙黑之沐浴不用香湯髻用桑木
笄淡衣用麻布袍襖有絮者及單衫單袴用綿紬袴

禫衣承淡衣者及斂衾皆用綿布幅巾幘目用皂紬
不用上衣散衣充耳握手飯而不含魂帛不須作但
用一經著上衣疊束置在椅上有帕舉帕以奠靈牀
不設衣被但設一席留冠帶巾櫛之屬朝夕奠飯盃
酒盞茶碗之外一蔬一果而已葬時告祖廟而行不
以魂帛入辭祖奠不行只行遣奠而行於門內內外
哭送壙中不用納玄纁翼扇築灰厚三寸天灰半壙
許

凡制淡衣各以身之大小只是要稱體領正方兩襟
各得裳之一幅交掩之領緣相接處鈎邊斜下止於

止處從襟之廣狹自祛至格殺之以爲正圓緣用皂
紬或皂布有道袍合用則淡衣不須造

匡呂若死之日兄弟故人之辱臨喪者請以此爲之
某之幸也送死有厚薄雖然貧且賤矣而不加富貴
非所謂薄也使我求其爲薄尚可况不求其爲薄而
求其稱乎苟其稱矣雖有甚愛而欲厚我者何以加
之且以人愛人豈若自愛是故雖孝子之事親猶有
不當意者况他人乎我無子死而送終我者皆他人
也於是乎不如其所自言者將何以厚之且喪各稱
人固也尚須言乎今人之侈於送死久矣喪爲之稱

宜若無難而莫不以爲難所爲區區有云者實恐或
過於身沒之後也習俗所漸莫或悟其爲失能無言
乎吾貧且賤如有力不及而減於是猶曰無憾况過
之乎送死之厚薄不在物唯諒之而取舍耳人孰無
意向一日眼光落地便無主張而聽於人其可悲矣
使死者而聽於人無寧聽於死乎

癸酉夏有疾書此蓋以爲終事以告知兄弟故人
者也今見之所可傷痛者向之爲此也其時吾尚
多親戚故人未知如今誰復曉人意者夫不曉無
所妨傷夫曉者之莫存也辛巳三月日檢舊紙得

此不覺感傷于中又書此

論東國女子不笄 三則

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也知冠之不可廢則笄之不可已也明矣文中子言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天下後世之人未嘗不冠其首也惡其冠而不知禮也今人於婦女初不行笄則不但不盡於禮乃猶無其容矣至於婦人而禮事之失人道之闕又甚於男子矣今人恒言曰成人成人雖然直借其言而稱之耳實不知成人之道之爲大也成人人之大節也直廢之不行使人不復知人道之有此事爲人父母尚不知

重此况在童幼蒙弱何由而生知不加禮責成於人而欲望人望其自重難矣禮義之不明久矣今人雖倉卒行笄豈能十分盡禮第其人道之終不可廢也則有女者第如其冠子則猶逾乎已之矣女子許嫁則笄笄而成人不成人未有嫁者也嫁女者雖今日笄而明日嫁不猶瞿然內飭有勸於婦教乎或曰今人雖冠其子或未能盡知成人之義况於女人何有於笄但事在可行則行之而已何有其他彼冠子者固不能盡禮然彼猶以人待人而存其事不然者何不直廢之不行也

冠笄嫁娶同爲嘉事事不相遠如今人之不行笄其失已大矣至於昏而后其失益見何也禮女子許嫁而笄許嫁而笄爲之漸也今人何爲其必冠而後娶也當知女子亦爾况婦人之禮尤所申嚴致其鄭重者乎凌其節廢其禮而泯其義焉將何以爲人冠笄嫁娶人之大端禮之所由始何可苟也今廢笄一事使爲女者皆不笄而嫁不笄猶其可矣至於不笄而嫁猶莫知其不可乎然失在禮意者禮意深微非所形見至如嫁女者於其嫁日直因其爲女之飾以行昏也牢盥禮畢成爲婦矣既而視其周旋房室當御

於丈夫者尚童然女身也容飾不侔所見嫌惡無禮無文莫此爲甚時俗乃尋常目之不覺其深可惡可嫌此無他目習故耳如有人娶婦居室稱夫於其婦爲父於其子而編髮後垂不改其童男之貌雖今之見者豈不感然恠笑代爲慚恥未知不笄以適人何以異此况在女子尤有可羞惡者乎流俗漸人目習則安之始見則異之若是其失禮無容目擊嫌惡形見易見而忽然不悟恬爲平常習與性成是天下事不必求理之當否但目習可矣此豈理也哉此而不謂之不可無甚害禮則古人何爲制禮以衣服容節

別人於夷狄禽獸也先輩動以流俗歎息痛恨正爲其漸染膠固因循苟然漸失其是非羞惡之實不復可與有爲也直此一事習俗之難曉已如此况大於此乎

禮男子二十而冠不冠者不成人未成人者死則殤之故自十九以下爲殤殤者死不成人爲可哀傷也雖然冠未必皆至二十故禮又曰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固十五而笄者也故曰女子笄而不爲殤人道以成人爲重故喪之之禮以冠笄爲節焉東人之俗不知行笄女子雖長成年多不嫁則不成人禮於女

子有其笄年而今人直廢之不行不幸有未嫁而死者雖十八九二十死也使之死不成人而男子十五六七不冠者鮮矣時人不愛禮或不知此夫人既長成可與之爲禮矣不爲之加禮成人非所以重人道成其子孫此已不可矣至於不幸而死使死者死不成人則在死者爲成人禮缺生者爲降服奪情則生死兩有憾甚可傷也凡事事雖一端推以之遠關係卽大况此冠笄之禮成人之事尤可慎嚴者乎笄嘉事也笄之行不行自笄事之得失耳非與喪爲謀而事不循禮動有窒礙往往爲倫理之至憾此不可不

深思也今闕筭一事乃有爲人父母使之生不成人死不成喪且有男幼未降而女大爲殤雖男女恩非厚薄而禮已輕重不成文理長幼之序父子之恩死喪之禮於是乎病矣卽成人之禮之重於是見矣

記李孺人事

吾第四舅賢而早世匡呂自幼時見先妣每語及第四輒嗚咽流涕不能言終身爲至痛平日於第四家恩意尤篤恒言稱公州賢公州者舅氏內李孺人家公州也匡呂八九歲時見外家信來中有一諺文書塗抹敬側不成字僅三四行者問曰此何人書也先

妣曰此岱嶷書也岱嶷汝四舅兒也岱嶷父早亡其母氏賢岱嶷方四五歲時尚未省人事每日早母使婢抱以朝於諸父其教之已如此今於人來以吾在遠俾作書於姑也岱嶷瑞甲幼名也其後每連山人來常見有此書是時余亦蒙弱特心識是事耳不知其深可貴也今瑞甲爲舅氏佳子有文行篤於倫理良由賢母母教之有素也歲戊午往連山以余夙承德音故將至外家以將得拜孺人而初見岱嶷爲甚喜也旣而入拜見匡呂至喜甚恩意勤勤旣而以久不見吾母感歎出涕是時孺人未五十喪戚沈痼衰

李參政集
瘁黎黑甚於六七十人而冲淑之氣見於面目羣處
談叙言笑可樂而與人不甚款色造次任真恭睦無
他目擊可知爲盛德也癸亥秋奉先妣往連山畱四
五月得日事孺人覲德愈久益心服焉去年正月孺
人下世仲舅都正公又以是月卒小子往哭之十五
六年復來母鄉追感癸亥時事心絕愴悵何可言哉
瑞甲謂余曰君事吾母不爲不熟儻爲之記述乎吾
未敢有所記述而心識是言未敢忘也正月二十一
日夜坐念明發爲孺人初期身在數百里外不得視
孝子之行練將作書瑞甲遂敢略叙平昔以識此感

慕云舅氏出後於族父孺人卒時姑李孺人年踰八
十無恙情境益慘綾州兄嘗言第四叔母之事大母
一如叔父在日此爲難能也孺人平日沈痼積瘁轉
仄行步須人煩促夜不能卧席者數十年遇體中少
間卽竟日於姑側夜則身爲定枕席施屏障夜深視
姑就寢然後退雖一果子餅餌必請於姑然後與人
從姊妹相與言第四母雖龍宮一魚乾必請於大人
而後用之孺人末年其弟爲龍宮宰也若此者在孺
人細行也然不觀諸細行而信其大德抑末也且今
人之事父母舅姑而欲私其物賜與恩意又欲其出

於己者反有之而風俗之壞久矣人亦鮮知其甚不可殊不知倫理之際多少不盡分處未始不根於細微也苟有賢於人者雖其細行曲謹皆可以爲訓於世何可忽哉竊觀孺人平日事行若不甚刻意於節目間者而情理真摯舉動得宜處夫家五十年無失色於人吾先妣常言金溝稱岱疑母曰其人有淑德見知於夫之兄弟得此言難矣吾母之於孺人深心相與如此而金溝舅又非苟於言者也己卯正月日匡呂謹記

與徐判書一之書

近候甚乖不審尊候如何北歸後深擬一候髭髮而病拙未能徒有懸懸近想公務更劇竊欲有所仰布而未可請間尤可歎茲爲奉書且以一冊仰呈此是徐文定公光啓所撰農家書而其中付籤處說甘藷者執事試覽之如何所謂存心愛物必有所濟一命之士已然况崇高乎古語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竊謂今之深心民國者執事一人而已苟有一事可以及人而功在永遠者誠可以上報不虛爲達官人矣目今公私蕩然人且溝壑誠可哀痛除非自天雨粟不可以活斯人何有於種藷濟饑又

况求種於他國耶但爲身見今事傷痛在心懲創益切幸而人有子遺則何可使異日重罹此患而莫可採也諸本海外之產近入中土其爲物也甚易生少種而多收不妨農功旱蝗不能災甘美如五穀而功用配之兼濟豐凶此天下之至貴也至貴而又至賤者也信乎天之生物其至貴者必至賤生民賴之矣中土重此物遍於大江南北久矣農書所說專詳於此治地種收曲盡事宜疊疊數千言不止今皆可按而行也成効如彼已事不可誣况中國多好事者今必已遍至北土求之可得執事試用心圖之則燕中

或倭國造次可致斯乃東人萬世之福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乃謀國無術活民無策至欲驅使草木待種於他國不亦遠乎然物無細大遠近有可以厚民生則所宜盡心也且如今之木花何嘗是土產而南草尤無益之物也今已樹藝成俗上下賴之日用而不可闕况諸功比五穀兼利豐凶一日有此則澤被無窮種種功利儘有不可思議者異日此邦之耕植受用豈止如衣綿吸草而已乎國初倭國之楮占城之稻皆求致其種種之國中夫楮與稻豈不亦本國所有而猶且擇種於異域此乃國初盛時事也而當

李參政集
時爲國者可謂有有心人矣東紙名天下占城之種
至今植之况此異品嘉種實可以濟人活國則庸可
緩乎今若得致此種爲之熟講樹藝之方授民課種
官爲勸督數年以往功用日博則將日遍於諸方置
郵傳命不足以喻其速也公私餘力民無饑餓百弊
日省盜賊日息方自此矣雖草卉一物往往關係有
如此者豈可然疑於新聞謂其遠物而不之急耶夫
木花南草其始亦遠方之一草卉也其爲用如彼成
俗如彼借使今人一朝去此二物豈不舉國騷然物
情大戚上下大窘乎則是藹也一日有之其必可有

而不可無人情之所急反有甚於諸物者矣文氏之
始得綿也不過筆管之匿種耳當世見者孰知其將
舉國賴之衣被於此耶理有必然事有不容已則固
可圖之於所不見矣鄙拙之以此懸懸苦心願見者
有年今以奉及於執事者深知執事之憂存遠大必
肯畱聽於此也千萬言不可悉竊想默會不備謹白

與洪判書漢師書

頃書云吾輩交友今幾人在世萬里之行何可無一
言見驢吾與漢師平日城居或半年數月不見面不
是異事今赴燕不過四五朔往還耳念別不能不惘

然將老態然乎然離合不足言道路之行役不足相勞苦漢師讀書人也出身又居卿列豈不深心於國計民生乎苟有大損益有無於國計民生且可有爲於茲行者請爲漢師悉之可乎國人之通燕京於今幾世幾年矣只見雜貨通行竟未有致其輒窰之事者吾嘗慨然或者謂天下事關係民國者多輒於何有而說之不置無亦遠乎余不暇多語今使吾國中一朝去瓦而勿用人其不大駭而大戚之乎見瓦而未之見輒耳瓦尚不可無輒何容終無國計民生日用之所急莫大於城郭宮室倉庾我國之城郭宮室

倉庾雖平時已不堪其弊傷財費力罔涯畢竟緩急無可恃是宜怵然若不可終日者也而累百年來竟未有悉其弊而圖之者何也狃於習俗忽然而莫之省心心至此誠足哀痛將以振其弊壯城郭治宮室固倉庾無他也盡力乎土功而已求盡力乎土功如中國之用輒而已矣輒之利用百十倍於瓦之蓋屋而人或造次未省乃至於指瓦而爲之喻甚矣習俗之不易曉也國人以百錢得百瓦中國之人百輒僅直銀一錢許事具載李文忠公白沙集爲作窰有法燒造甚易而用之無窮也漢師行見之自入境至於

燕京沿路數千里城隍市廛室廬墻壁階庭溝渠堂
皇倉廩凡足目之所經履將無非輓者輓也者水火
土成造之一物也直微且賤耳苟善用之其功用之
廣大美利於斯見矣回思本國之事公私大小凡皆
何如也將不待他人之言必欲致其燒造之方移施
爲我國之用而後已矣誠如是累百年未遑者爲之
在漢師功澤所被庸可思議夫然後不虛作讀書人
不苟爲數千里往還矣衰年行役遠去 君親豈直
軒車厨傳矜一時觀遊而已哉其輓事之詳苟欲畢
之夏僕不可強疾把筆僅此近年益衰鈍不能爲韻

語爲有勤教強作二十字亦以申前意耳非詩之云
也西去寒事日劇千萬珍重不宣壬寅十月晦日匡

呂頓首

冠蓋通燕路悠悠幾歲年丁寧存國計此去訪燒輓

與尹評事渭老書

金生來言辭 朝在明日未由扳別悵歎如何只祝
寒程萬重擬奉一臚卷且爲遠道替面而未能比有
甥戚損懷不但韻語意索此想見諒頃見戒時豈不
云所贈不必爲詩耶過鐵嶺二千里窮徼絕漠風饕
雪虐人之至於是者鮮不爲聲色游畋引去以遣其

羈孤無聊如渭老使不髮墮齒空方屬少壯必不委君命於妓筵獵場資人笑話則吾有何語以勉其行也記昔年與老朋友語余云人如可讀得一日書耐可行取一日程何止一日乃至八九日十日可也正爲浮世悠悠難得讀書暇也友喟然曰君說此語與人豈嘗有深見喻者乎且人平居讀書苦不能犁然深造真有見處須年紀老大飽經世故又屬甚無聊窮寂之時方有此境界非偶然也行營三冬於絕域其無聊窮寂殆甚於在京師窮巷並日之時始聞將有此行不覺爲兄一喜此意不待索言兄所深喻且

不必索言說破抑無言亦可或曰極北邊地安有書可讀此言猶隔數重苟知慮心目欲開之會而開卷有得何書不可雖無書可也一日偶然心會陳言淺說皆具妙義終身受用不可盡而優於天下者良在是矣是惟無心以遭之又非作意求之也明歲北歸知兄不虛作三二千里行矣匡呂頓首

與族姪潤甫書

承讀了中庸方入論語甚善甚善但示意似猶有聽瑩者然茲略奉覆耳吾輩老年繙閱且當喫緊近身豈學作世人經學然耶凡有可疑姑且置之其無疑

李參耆集
處尚可不勝受用何遽以有疑無疑為悶耶苟有寸
心切己為之自當分外眼明凡吾知見造詣所能及
處不患其碍滯曖昧看得不即分曉苟所不及處亦
何用力索而強造耶力索固或透到然非熟蒂之自
落世所謂經學者皆就紙上鑽研求多於傷人苟不
好異必牽合苟同以附會先儒為家計此皆俗學陷
人之坑常所慨恨者今為潤甫云云者不欲老者之
支離於文義行墨之間作一經學儒生也只要就聖
人言下看得切己默領其旨意所存苟於此心有所
觸撥正是服藥而腹中攪痛須知是藥力之欲行也

吾人自聰明過人但患懶於開卷但使開卷尺許何
患無入處耶且當老境身所經歷者事變不少古人
之言豈不到眼便了入於入處耶其有不即分曉者
亦不妨姑置之譬之辛苦山行行值險絕紆複處自
遠望之初若無路可去誠似困弊無望於前進矣此是書中不即分曉處但喫得積困致身於其下未嘗無細微逕
路曾通人過吾亦可由之而行不患其終窮矣此是疑處
行且有自解之時之譬讀書者常有有疑無疑之說此殊杳杳
正是坐不離處而欲說千萬里之外也就使力加究
覈而有所曉解只是臆測強到終何與人事來書有

疑無疑之云偶似衆人所談故如是奉覆而語更支離看不可了可笑可笑

李參奉集卷四

故李參奉先生遺集四卷嗚呼先生天下士也其文章固已貴重于世士大夫翕然師尊之每一篇出而弄之莫佚也而所收若是寥寥也然豈在多乎哉嘗試論之有文字來作者衆矣而標令譽名後世者歷累千載蓋無幾焉其能卓

然高臨雄視古今勅成一家之言
而為百代法者難以漢唐宋之盛
代僅一二人而已豈非以其人之
難得歟天將命是人以斯文也則
必畀之以至精之氣絕異之才是
人者全其獨得之稟如金之有銑
璠玉之有瑛璫然後發於口而為

聲者異秀雋偉非學之可至斯其
所以難也在 本朝先生出其稟幾
乎先生持峻裁內沈穎風度冲遠
有塵袁想其為詩文思深而語警
文坦而理晰清新特絕蒼蒼古勁
蓋其超悟朗詒操天下之至蹟匠
心獨運極天下之至巧摩盪紕錯

成天下之至文從容矩矱居天下
之至適以之寫物則辭氣整暇而
物之形神肖以之屬事則情性惻
怛而事之理致著寧介無苟寧伉
無僇寧見異而不斬合夫惟無作
作則必可傳無疑儒所謂全其獨
得之稟而其人之難得者歟太史

李公侍郎申公既序是集以紫輔
心與圃於幾雕宜有一言紫輔世
通家敬慕竊深義不敢辭先生之
高風潔行二公之文可攷也獨書
其文章之大致以俟後之賞音者
然先生之學本原經術苦心愛物
故凡所言皆慈善可感勸人讀是

集者又不可不知此

上之五年乙丑首夏遠城徐榮輔

謹書

